八·一三”淞沪抗战在宝山

张 大 卫

“八·一三”淞沪抗战,又称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大战役。

“八·一三”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凌晨,侵华日军向闸北一带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2月2日江阴要塞陷落为结束。淞沪会战参战兵员数量之众多,战役过程之持久,作战情况之复杂,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次会战,日军先后投入陆、海、空军与特种部队近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狂妄地宣称1个月内占领上海。在上海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下,中国政府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70余万中国军队,奋勇迎战。广大官兵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冒着侵华日军现代化装备和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烈炮火,前仆后继,奋斗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击毁、击伤敌机200多架、战舰20余艘,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迷梦。但是中国军队也伤亡重大,伤亡官兵18～20万人,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浴血奋战、勇于为国捐躯的事迹,大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宝山地区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主战场,许多主要战役都在这里进行。无数爱国壮士的热血洒在这里,宝山人民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当中国军队向侵入上海市区的日军进击时,日本在国内完成了组建上海派遣军,向淞沪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准备。8月22

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日军调集的 58 艘运输舰，运载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主力，在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集结于引翔港镇、殷行镇、张华浜、吴淞镇、宝山城、狮子林、川沙镇、浏河一带江面。23 日凌晨 1 时，日军第十一师团进入罗泾小川沙口锚地。3 时，日军以重炮为掩护，采用陆、海、空并进的立体战术，分乘几十艘汽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强行登陆。中国守军顽强阻击，予以逐个击破。5 时，日军又以两个旅团兵力，利用涨潮之机以第一特别陆战队为先导，乘橡皮艇在小川沙登陆。中国军队五十六师刘尚志部的一个连不畏强敌，集中火力向日军还击。由于日军多于中国军队几十倍，一连孤军奋战，又无援兵，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了谭连长和小勤务兵等几人。他们边战边撤，待撤到西王家木桥时，已被日军团团包围，他们宁死不屈，谭连长自戕殉国，罗泾地区被侵华日军占领。

侵华日军第十一师团在小川沙上岸后，分三路进攻：一路指向浏河镇，一路指向罗店镇，一路指向月浦、宝山。在日军第十一师团攻占小川沙同时，日军第三师团于 23 日 3 时从吴淞铁路码头登陆，上岸后一路进入军工路，企图与侵入市区的日军结成一线；一路攻夺吴淞镇；一路进攻宝山城。上述各处中国守军，都对登陆日军作了顽强的抗击，但因势单力薄，难以阻止其进犯。侵华日军在小川沙登陆后，首先主攻罗店镇。他们重炮轰、飞机炸，将中国军队阵地摧毁，再施放烟幕，掩护步兵进攻。中国军队沉着应战，浴血杀敌，使其攻势受挫。从日军登陆之日到罗店陷落，双方拉锯战达 13 次之多。待日军进入罗店，中国军队即将其包围，侵华日军后续部队再包围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再包围日军，层层围攻，战斗惨烈。阵地犬牙交错，逐街、逐巷、逐屋展开白刃交锋。在几十天的战斗中，双方死伤之重，为战争史上所罕见，被称为“血肉磨坊”。

从 8 月 23 日至 9 月 17 日的 25 天里，中国军队在宝山举行规

模巨大的沿江阻击战,前仆后继,英勇抗击,但最终未能粉碎日军之进攻,被迫转入防御。淞沪会战第二个月,日军占领了吴淞、宝山、罗店、刘行等地。中国军队各路兵力云集大场,实力比较雄厚。从10月中旬起,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大场,来势凶猛,一度曾窜至沪太路马桥一带，从蕴藻浜塘桥一线向南推进3公里。中国军队也利用强大兵力展开正面反攻，采用两翼夹击将日军击溃。10月24日,日军调主力部队,配备坦克、装甲车40余辆向大场进犯。此次日军攻势之强,火力之猛,为前所未有,中国军队虽经奋力还击,毙敌二千,仍未能制止其攻势。10月25日,大场失守,中国军队从淞沪地区西撤。至此淞沪抗战在宝山地区的战役全部结束。

在宝山地区两个月的战斗中，死伤之重为历次战争中所罕见，多少中华健儿牺牲在这儿,又有多少热血青年光荣负伤,据有案可查的历史资料记载，在宝山县境内牺牲的营职直至师职的军官就达30余人，营以下官兵牺牲的达数万人。

“八·一三”战争期间,盛桥、月浦、吴淞、大场、庙行、江湾等地各界民众主动为抗日部队送柴草,送米饭,协助部队构筑工事,救治伤员。罗店、月浦、刘行居民还在前线担任向导,大场山海工学团师生和农友50多人，组成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顾村工商界顾纪长先生邀集爱国人士,组成顾村民众服务团,在刘行、广福、胡庄、陈行等处设立分处,采办粮草及日用品支援前线。江湾医务界人士蔡香荪，自费置备卡车一辆及各种器材，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员4000余人。县境沦陷后,罗泾、刘行、月浦、杨行等地都有民众自发组织的敌后游击队,打击日伪军,严惩敌人。

侵华日军侵占宝山后,疯狂地焚烧、屠杀、抢掠,法西斯暴行遍及各地,人民深受其害。

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对我同胞枪击、刺杀、火烧、砍头、剖腹、活埋，惨绝人寰。据不完全统计，全宝山县被日军残杀的居民达

11233人,其中男性6527人,女性4706人。按年龄分,老年人4706人,青壮年3947人,小孩2580人。连同瘟疫、饥饿,有2.3万居民死于战祸,占战前总人口的19.27%。日军在宝山强奸、蹂躏妇女达1673人,其手段之残忍,难以用文字表达。

仅就蕴藻浜以北各乡统计,被侵华日军烧毁房屋达8.77万间,占原有房屋总数的81.42%,境内疮痍满目,元气大伤。其中罗泾被毁房屋1万余间罗店被烧房屋7258间大场镇500米长的整条大街以及浜南的房屋,几乎全部夷为平地。

血海深仇,永志不忘。

泣血的土地

——侵华日军在罗泾地区罪行实录

傅家驹

一、祸临罗泾

“八·一三”,侵华日军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于上海再开战端,战云弥漫沪城上空。10天的交战中国军队英勇杀敌,前仆后继,却未能实现将侵华日军赶下海去的初衷。双方死伤均重,战事呈胶着状态。

日酋松井率派遣军自熊本起航,8月22日,到达上海以东的马鞍列岛。在这里,他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长谷川清会面,一致决定,派遣军必须出其不意,从防守薄弱的宝山突袭,然后和市区日军沟通联结,包围并解决中国军队。这是5年前‘一·二八’时侵华日军所走的老路,他对这一带的潮汐、水文、港湾、滩涂了如指掌,他算准军舰定能于8月23日前到达长江口,乘‘初三潮、十八水’大潮汛时机,强行登陆。仗还未打,松井认为稳操胜券。

沪郊宝山(当时属江苏省)罗泾地区,平坦的冲积平原河港纵横,村落星列。在穿着杂色土布衫裤的老百姓中间,有时能看到身穿蓝色制服的保安队员和身穿绿军装的中国守军。罗店、罗泾等地区由十八军罗卓英部管辖。罗泾小川沙港一带,负责驻防的是五十六师刘尚志部的一个连,人数不多,防守小川沙及南面石洞口附近的黄窑湾和北面的薛敬塘,连长姓谭。沿江驻防,这么一大片地域,兵丁武器均显不足,地方保安队有一定人数配合防守,枪械缺少,

仍是突出问题。这几天，侵华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在江边低飞侦察，机翼下的太阳军徽,机舱里士兵带着钢盔的头部,清晰可见。士兵们恨得咬牙切齿,可是无可奈何,没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甚至步枪点射,也因为要节省子弹而忍住不发了。时局日趋紧张,长江口出现侵华日本军舰,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守军带着保安队加紧挖掘战壕,加紧进行反登陆训练,间隙时放开嗓子唱起抗日歌曲：

只有铁,只有血，

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

还我河山，

誓把倭奴灭……

川沙镇旁饮水乡小学教师严尚戟,暑假期间,闲来无事,常到镇上中国守军驻地和谭连长交谈,颇为投机,常常一起收听收音机里广播的战况，分析四乡里零星的一点情报。

8 月 22 日,正当他俩在听广播时,有从吴淞来的老百姓,向连长报告,侵华日本军舰已开进吴淞口,似有登陆迹象,连长命士兵密切注意动向,随时报告。不久,镇上李祥泰杂货店店主李路仁又来报告,日舰一字形列于长江中。谭连长心知情况不妙,忧心如焚,奈何自己力量薄弱,难以御敌。想和上级联系,电话线却被汉奸剪断。情急之中,他命连副关注动向,自己只身来到浏河友邻部队联系,请求援助。浏河的防守部队不属一个指挥体系,困难境遇与他相同。他们指着地图上漫长的防线,两手一摊,虽说‘守土有责’可各有各责,爱莫能助。从浏河回来,谭连长心头打了个结,烦恼得饭都吃不下。

下午 1 时,3 架中国飞机飞临上空。顿时，日本军舰上飞出 5 架战机,一场空战激烈展开。只见中日双方飞机上下翻飞,机枪哒哒声不断,火舌飞窜。不久,中国飞机一架受伤飞离战场;一架被击中,头朝下跌了下去;另一架眼看势单力薄,只能调头撤离。落下

的那架飞机跌落在川沙港外海滩边一座坟上，飞行员苑金函摔成重伤。谭连长所部官兵及时赶到，指挥老百姓用门板迅速抬到罗店红十字医院救治。

傍晚，谭连长焦急不安地巡视着防区。士兵们和保安队员尽管疲劳不堪，但杀敌报国的豪迈气概丝毫不减，谭连长感到一丝自慰。

8 月 23 日凌晨，日军在宝山南北两处强行登陆。第三师团于张华浜码头，打响了登陆枪声。第十一师团企图从石洞口附近的黄窑湾、小川沙口和北面的薛敬塘三处登陆。长江中的日军军舰，灯火通明，隐隐约约可见人头攒动，登陆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午夜刚过,薛敬塘江堤旁,养鸭的沈阿兴正在忙碌地搭(捉)蟛蜞(鸭饲料),亲眼见到日军军舰上的忙碌景象,情知不妙,跳起来爬上江堤，大声呼唤同伴及田间彻夜踏水车的乡亲：“东洋人要打过来了,东洋人要上岸了!”话音未落,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阿兴肩部中弹，滚跌到堤下。被唤醒的乡亲飞跑进村，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1 时许，江边的寂静被日军军舰上连发的大炮吼叫声打破，探照灯一齐亮了起来，清冷的光照得江边犹如白昼。霎时，川沙镇上已有数处被炮弹打中，腾起了火焰；炮弹带着怪叫声，飞向远处村庄。严家茶馆着火了。保安团员们缺乏临战经验，又想救火，又想放枪，不知所措。谭连长的部下比较沉着，在战壕中密切注视敌人,相互告诫,候日军上岸近了再打。

十几艘汽艇全速向江边驶来，到达浅水处后，全副武装的日军纷纷跳入水中，涉水向岸上冲来。这里的滩涂沙地坚实，日军趟水毫不困难，眼见一排排日军俯身冲来，越过了一排排防浪木桩，越过了岸边一道道石梗。日军一上岸，散兵形弓身前进，机枪步枪响

成一团。中国守军在战壕里沉着应战,虽枪声零星,压不住敌人的气焰,可命中率还是高的,一批日军倒下,后面日军仍不减速度冲来,发出怪声嚎叫。在敌人密集枪声中,中国守军和保安团员牺牲众多,寡不敌众,防线被日军突破。部分士兵撤出战壕,在川沙镇上又逐屋和日军战斗争夺……

日军上岸后,放火焚烧房屋,闻家宅 13 户人家几十间房屋顿时一片火海,从火堆里逃出来的乡亲,被敌人枪杀或刺刀捅死,闻爱生一家三代老小 9 口被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此时,远远近近,江边的火柱不时升起,原来日军以火为号,表示登陆已经成功。

天亮了,中国军队残兵退到王家木桥官路边,凭借小河,守着木桥和要道,又和日军打了一仗。终因子弹放尽,后援无继,谭连长和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在罗泾土地上。士兵忠勇的鲜血浸透了战壕的泥土,染红了路边的杂草。

大地为证。

二、人间地狱

8 月 23 日拂晓。

罗泾的大地上,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大炮时断时续吼叫着,机枪这里一阵、那里一阵,夹杂着上岸日军的奔跑声,加上远远近近的火光浓烟,增添着紧张与恐怖。

“东洋兵上岸了,杀人放火,快逃呀!”

从江边到西面的村落,涌出了男男女女一群又一群老百姓,沿着官路小路,一个劲向西而去,绵延不断。男人赤膊、光脚,仅穿了一条短裤,夺路飞跑 妇女蓬着头,边扣纽子边拉着孩子紧跟在后面。

狗吠,鸡飞,孩子惊惶大哭。

人们纷纷逃往沪太路西嘉定的张家店、坍石桥、朱家桥、娄塘

等地,也有的远逃到太仓、昆山、苏州、无锡等地。

日军在罗泾分三处上岸,迅即纵深穿插,扩大占领阵地。黄窑湾上岸的日军,经陈家宅,过三王宅、严家宅向罗店方向行进。小川沙口为主要登陆点,日军过北川沙镇,经七房、徐家宅,窜向罗店,一度占领该镇,但旋被中国守军奋力夺回,一场无比激烈的罗店争夺战,拉开序幕。自薛敬塘上岸的日军,直扑沪太路,和中国军队交战,争夺控制权。

日军在罗店、沪太路遇到有力反击,锐气受挫。双方的后援部队都在源源投入。日本的援军,一个多月时间里,潮水般在罗泾几个登陆处涌入。于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开始,罗泾成了人间地狱。

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无辜的老弱妇孺,是吐着火舌的机枪和闪光的刺刀在没有抵抗的青少年面前,是恣肆的杀戮。据当年《申报》披露:"淞沪一带,市廛化为丘墟,老弱转乎沟壑,毁重取赀,存者无以为家……死者不敢逼视,直疑地狱竟在人间。呜呼惨矣!"寥寥数语,道出人间辛酸,日军残暴,尽显纸端。

小川沙河旁,有个小赵家宅,农民赵志冲一家,世代耕息于此。妻子即将临盆,两个孩子幼小,赵志冲虽说身壮如牛,亦难以携妻带子离家。豺狼成性的日军不问情由,就对赵志冲夫妻俩开枪,赵志冲当场毙命。赵妻疼得翻滚不止,一日军用刺刀在其肚皮上剖了一刀,挑出不足月婴儿,一阵狞笑,然后一刀又将婴儿捅死。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蜷缩在坟圈边,不敢动弹,日军挥刀乱砍,一个孩子身首异处,一个腰斩两段,倒在父母身旁。一家 5 口,都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高椿树村有个大徐家宅,住有几十个未曾逃走的乡亲。日军进村搜捕,村民张洪歧那时 58 岁,逃得快,躲进了稻田里,他亲眼看到村里被抓走 32 人,一根粗绳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在刺刀威逼下,

赶到石家宅东边一个大坟间。丧心病狂的日军将汽油浇到他们身上,点起了一把火,日军大笑,又开枪射击又用刀刺,32 人全部遭难。事后,幸存者收尸,发现有的已成一团焦炭,有的残存一点肢体,面目根本不能辨认,只能忍悲含泪,就地掩埋。

农历八月初六,日军进海星村周严薄家宅捉鸡拉猪,村里狗狂叫嘶咬,日军性起,一一枪杀。村上年轻人都逃走了,剩下的只是些老人孩子,慌作一团。有的老人出来苦苦哀求,残酷无道的日军丝毫没有收敛,又是一场疯狂的屠杀。有的老人气疯了,不顾一切,奋起徒手搏斗,可无一例外遭到屠杀。现场的壮烈情景,触目惊心 蒋大舍,女,40 岁,被刺刀戳死在屋前场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扁担 严锡民,男,60 岁,严锡堂,男,60 余岁,双双死在宅后,手里紧抓着一只日军的袖子不放,搏斗情状,不言自明。朱永堂逃得快,躲在宅后田沟里,眼见三个日军拖走一位中年妇女,在竹园里轮奸,女的反抗挣扎,怒骂不止,事后被捅开肚皮杀死。

今年 81 岁的张小妹老妈妈，是宝丰村七房宅人，又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她以亲眼所见的事实，控诉惨无人道的日军血腥罪行。七房 30 多户人家，被日军烧掉百余间房子，到处是断墙残瓦，14位乡亲惨遭杀害,最小的是一个 7 岁的孩子。

身有残疾的乡亲,境遇也是可悲的,残忍成性的日军,连这些可怜人也不放过。高椿树的新金家宅，哑巴金相林夫妻 3 人,加上老父,未及逃跑,一齐被杀害。潘桥村徐家阁有 36 人被机枪集体屠杀于宅东南角的柏树坟边,其中一位是徐忠兴的儿子,年虽 18 ,却是瘫痪在床,就连这样一个残疾人,日军也加害于他。日军硬把他拉下床来,因他站立不起,更不用说走路了,日军把他强装入挑篮,一路拖到坟边,一起杀害了。

最使人惊栗不已、毛骨悚然的是日军对孩子们犯下的罪行。还是这个新宅，沈月珍两个弟弟,1 个才 9 岁,1 个仅 6 岁,都被杀在

河边,成为横躺着的两具无头尸体。三个月后,乡亲们回乡,才从河中打捞出两颗小孩头颅,父母哭得晕死多次。花红村夹弄宅沈显奎一家,房屋烧成了一堆灰。在门边的灰烬里,扒出了两堆骨灰,一堆稍大些,一堆小些,这是堵在屋里被日军活活烧死的 50 岁的祖母沈齐氏和 7 岁的妹妹阿敏。高椿树有个吴家村,王志坚的祖母和表兄被日军杀害,这表兄才来到人间 7 天。农历七月廿二,六七个日本兵从严家宅方向走来,惊慌的乡亲四处躲藏。王志坚姑母抱着孩子正在水田边,就将孩子往草丛深处一放,自己没命地躲进坟圈。不料,不多时,孩子哭将起来,被日本兵发现,用刺刀往小孩肚上一戳,举向头顶,让婴儿在刀尖上转动,日本兵捧腹大笑。姑母在坟边目睹这一切,几次痛不欲生想冲出来,都被乡亲死命拉住。姑母哀伤得病,从此落下个不育之症。

塘湾村韩家宅一次被日军屠杀‘十三个半”,这半个便是顾庆祯老人,今天还活着,是这次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更可恶的是在四方村的东海宅,日军抓到了一些少年青年,硬要他们搬运子弹,孩子不从,竟被日军一个个砍杀。有的地方将青少年绑上石块,沉入河底,或抛入长江 有的被钉在木板上,推入江中,惨叫声不绝于耳……

长江东去的浪涛,诉不尽这人间的苦难和屈辱,吐不完这家仇国恨。

三、劫后徐生

11 月中旬,战线西移。

乡亲们先后返回自己家乡,胆大的先回,认定无事后,又招呼乡亲回家。一时大小路上,从清晨到黄昏,疲惫消瘦地回乡的老百姓络绎不绝。途中,他们承受着极大的耻辱,看见日军要鞠躬行礼,路上行走要扯了日本的太阳旗(群众称它为膏药旗)方能通行。稍

有不慎,即遭毒打,甚至还有被枪杀的。

即便如此,乡亲们还是要回来。一百多天在外的流亡生活,难以承受。天气寒冷,无衣无食难以生存,有的乞讨度日,有的冒着危险到火线边缘去抢割一点稻穗胡乱对付,有的设法做苦力,或贩卖点小商品。嘉定娄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彭姓地主为人吝啬刻薄,对待难民不仅不肯施舍,反而恶言恶语,引起了众怒。几个人一领头,成百成千人蜂涌入地主家,此举震动了娄塘镇,由乡绅商号出面,集资办起了慈善救济性质的难民所,使难民有了挡风避雨场所,一日有两餐水粥充饥。只是人多集中,条件简陋,难免卫生医疗方面做不周全,时时发生瘟疫,夺走了不少难民性命。花红村老沈家宅沈生度一家即是实例,在难民所病死老父和兄弟等 3 人。出门一家子,回来孤零零。乡愁难熬,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便会萌生回乡之念。

逃难异乡,苦不堪言。有的半路中弹身亡,有的被拉夫失踪,有的失散异地,思念亲人,柔肠寸断。逃难在嘉定方泰的一名妇女,和乡亲们一起躲避日军,那时她怀抱婴孩,不料孩子啼哭起来。母亲无奈,将乳头堵住婴儿嘴巴,孩子挣扎,母亲紧按,没有多久,婴儿闷死在怀。母亲亲手将亲生孩子唔死,受刺激过深,精神失常。

回到家乡,到处看到断墙残壁,村前宅后,随处可见亲人尸骨,时间久远,残破的衣片下只是一堆枯骨,火烧过的房子里,还能见到骨灰。初时,被害同胞家属纷纷尽力辨认尸骨。因为不知道确切的死期,罗泾一带不少乡亲都以农历七月十八日日本人上岸这一天称为‘总忌日”,祭奠死者。

在洋桥村南樊一带,在潘桥一带,都发现不少中国军队士兵的尸体。从情况分析,沪太路两旁曾有中日双方争夺的战争,有过拉锯战,有过肉搏,拼死搏斗情状,到处可见。乡亲们也忍下悲痛,将尸骨就地埋葬。

尽管悲痛与愁苦交织在一起,但太阳每天出来,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人们没有过多时间哭泣哀嚎,利用残壁,搭个简易草屋栖身。在灰烬中或未烧完的破烂中理出可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修修补补,充作工具和家什。无米下锅,就到田间找些未全部烂掉的稻穗，收拾起一点米粒，掺入野菜蔬果，权作三餐之物，合众村塘湾宅 8 岁女孩王佩英孤身一人流浪野外,乡亲们回家后发现她时,一百天的非人生活使原来活泼可爱的王佩英变成了“白毛女”。

罗泾地区沦陷了,日军常下乡找“花姑娘”被辱妇女,难以计数。年轻妇女为免遭受辱,扮成老太婆,脸上涂抹锅灰 有的小姑娘剃了光头,假扮成男孩子,或千方百计躲藏起来。就是这样,还仍有遭到不测者。

苦难与屈辱,无告与无助。劫后余生的乡亲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证 人 证 言

顾庆祯证言



日军刺伤顾庆祯的头部

日本鬼子小川沙登陆后，村里人纷纷弃家逃难，留下的只有我父母和我以及老弱妇幼共 14 人。农历七月三十上午，一股鬼子窜进村里，我们没有跑远，就躲在附近观望。鬼子进村没见到老百姓，就放火烧房子。我们眼看着家园被毁，痛在心里，谁也不敢出声。

突然，邻居顾银坤老伯伯忍耐不住，爬起来不顾一切跑出去，结果只听到一声枪响，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上。鬼子撤走后，顾银坤的儿子顾小宝将其父背到烧剩的一间屋子里，我和父亲顾步胜、母亲陈小妹以及邻居们都去看望。不料日军听到哭喊声又杀了回来，把我们包围起来，又是枪击，又是刀砍。我看见一个个魔鬼张牙舞爪，砍杀我的乡亲和父母，只见一片片刀光，鲜血飞溅。恍惚间，我听到母亲一声惨叫，感到头上挨了重重一击，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深夜，我苏醒过来，从父母尸体底下爬出，周围都是死尸，地上都是血，我吓得又昏了过去。以后，逃难归来的乡亲们在死尸堆里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就千方百计救活了我。当鬼子行凶时，是我父

母亲用身体掩护了我，鬼子的刺刀穿透我母亲的心脏，穿透我父亲的身体，刺伤了我的右肩和头部。14 人中只有我一人身负重伤，死里逃生。

证人 顾庆祯,男,74 岁，罗泾镇塘湾村韩家宅人。

调查人：姚振兴　孙铁群



日军刺伤顾庆祯的肩部

闻志良证言



闻志良

“八·一三”淞沪抗战,农历七月十八日,日本鬼子在川沙河登陆,我侬闻家宅紧靠长江边,鬼子登陆一把火将12户人家几十间房子烧成灰烬。我侬闻氏族中闻爱生等三代9口葬身火海。闻爱生,男,29岁;闻洪其,男,70岁;严陆妹,女,60岁 闻小囡,女,35岁 闻阿度,男,55岁 闻阿度的母亲,75岁 闻小乱,男,43岁 闻金氏,女,63岁;闻锡堂的女儿7岁。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我们要告诉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日本鬼子欠下的这笔血债。

证人 闻志良,男,75岁,宝丰村人。

调查人 张家英　金兆其

王佩英证言



王佩英

我叫王佩英，住合众村塘湾宅。农历七月十八日（1937 年 8 月 23 日），东洋兵(日军)在川沙上岸(登陆),我只有 8 岁。东洋兵到处放火杀烧,宅上人逃的逃了,有的遭杀了,我一个人吓得躲进稻田里,东躲躲,西藏藏,再也不敢回到宅上。饿极了,晚上溜进宅上到烧后的废墟里找些半生不熟的蚕豆或别的可以吃的东西填肚子。找不到东西时，只能在稻田里找些生的东西吃,有时只有吃几口河水度日。待逃难的人回来,看到我象个野人,所以被乡亲们称为罗泾的“白毛女”。我要控诉日军,我要把东洋兵(日军)的罪行告诉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东洋兵（日军）的罪行。

证人：王佩英,女,68 岁，合众村塘湾宅人。

调查人：赵宏飞